

2026,时间的脚步

◎李 晓(重庆万州)

时间的秒针,它似铁锤,一锤一锤把过去砸进了荒野泥泞之中,它又以水流、以风吹、以云走、以光照、以离弦之箭的方式,穿过我的身体,穿过属于我的2026年,栖息在时间的原野上。

老院子栖息在我柔软的心房,它泛出时间的古铜色,治愈着我莫名的焦虑情绪。

在城里的宋哥,有一个属于他的老院子,树影婆娑,苔藓漫漫,老院子里的宋哥,面色红润,步履轻盈。有天,我去宋哥的老院子,只见一只黑猫趴在屋顶上打瞌睡,簌簌落叶在院子里的天井上空盘旋。8年前,宋哥在离城70多公里以外的草木深山中,觅得这一家乡下老院。于是,他把那个老院匠心改造,携裹着漫漫风尘的老灵魂再度归来,成了他和宋嫂在乡下的安妥身心之地。

每一个老院子,都有它的精神面相。宋哥那个在云雾山中的老院子,遍布凇凇黑漆般的杉木,一眼望去,心中有天地之间的肃穆。这个老院子散发的气流,契合着宋哥胸腔里的呼吸。老院子对我发出遥遥脉冲,一年之中,我总要去宋哥的老院子好几次。遇到春日里的朦胧烟雨,老院子里的青瓦如等着墨的宣纸铺开,屋上生起袅袅雨烟,我凝视着院中谦卑的依依垂柳,心境宽阔柔和。

冬天去老院子吃柴火鸡,雪下了整整一夜,清晨就开始在一个老鼎罐里炖肉,是我在老院子里享受到的待遇。

2026,我要时常去宋哥这样的老院子走一走、住一住,寂静山野里的老院子,蓄积到肺腑里的好空气,可以供养我在城里吐纳上一段时日了。我有时真想从网络里的社交平台抽身全退,没有刷屏的干扰与焦虑,去老院子里重拾发黄旧信读一读,去老院子里把那些潦草翻翻的书静下心来好好读完,在书里遇见情投意合的灵魂,遇见不可与外人道的幽微感受。在乡下宋哥老院子后边山岩中,有一个巨大山洞,我要一个人去那里坐一坐,看那苍苍亿万年的山岩,想起一个词叫地老天荒,人这一生,真如天地间渺渺一沙鸥。

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美食和吃货,一个能稳稳把握自己口福的人,大抵都是豁达阳光之人。人声鼎沸的酒家很少让我流连,倒是市井街巷里的小馆子,柔柔抚慰着我的肠胃。深巷美食,暗藏在那些毫不起眼的小馆子里。小馆子里的大门、墙壁、地板、桌椅上,都有着岁月的浸透。小馆子里整日飘忽游荡的油烟味,就是世俗人生的滋味。

去年秋天,我在城里一个僻静角落里转

悠,奇迹一般遇到老城区一家叫“胖大妈”的蹄花馆,当年小馆子的主人是一个身材肥胖的老太太,食客们都叫她“胖大妈”。“胖大妈”总是笑眯眯的面相,慈祥安宁,我觉得,她就是县城平民生活里那个每天呼唤“孩子回家吃饭”的母亲代言人。“胖大妈”炖的蹄花汤,在炉子里一般要炖好几个小时。一碗雪白如乳汁的蹄花汤盛在青花瓷碗里,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,炖得软软的猪蹄子,用筷子轻轻翻转,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,那是瘦肉部分。把软烂的猪蹄儿夹入嘴里,卷动舌头与之亲昵拥抱,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,从骨头上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,再喝一口蹄花芸豆汤,舒服的感觉漫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

而今,当年那家专卖猪蹄花的小馆子主人,是“胖大妈”年近60岁的小儿子。那天我去馆子里重温一碗乳白的蹄花汤后,起身去拥抱了“胖大妈”的小儿子。我告诉他,我是当年这家小馆子的常客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说,我现在也不缺钱了,把这馆子重新开起来,一是告慰去世的母亲,二是把当年那些老食客们找回来。

2026,让我做一次闲云野鹤的漫游,去寻找那些旧日美味的小馆子,城里的,老镇

老街上的,沿着一条虚线与实践与它们久别重逢。小馆子里那些旧日食物的味道,也有着时间发酵蒸腾出的人生百味。

光阴的日程里,牵引我步履的还有城里的老巷子,老巷子刻着城市的年轮,是城市隆起的皱纹,是旧衣物上打的补丁;还有老店铺,那里卖着针头线脑,可以供养着一个人一生的日常需要,让我懂得,这世间的所有营生,是相互照应与彼此成全,那些谋生的手艺人,与一条街,一条巷的命运,紧密地渗透在一起;还有群山里一家老工厂的遗址,老工厂的厂房早已在荒草杂蔓中塌陷,但我在那里还恍若听见车间里锻造机器零件的声响,浮现铁水奔流与钢花四溅的场景,让我看见旧日天幕的徐徐滑落中,劳动是其中最深入的部分,老工业时代的浓烟,让一代人的记忆,飘得绵长,成为云朵里的一部分。

2026,这些时间里的脚步,在我的脚底、心房蔓延成根须,让我的生命之树,汲取更丰盛的生长力量。

站票里的暖流

◎陈 劲(重庆万盛)

金秋时节,我们一家三口从重庆西站出发,搭乘前往云南昆明的高铁。虽只买到站票,却收获了一路流动的风景与温情。

行至车厢连接处,列车员得知我们情况,主动起身让出专座给孩子。这细微的举动,瞬间温暖了我们的旅途。妻子连声道谢,随即转身去寻大人的临时座位,八岁的孩子刚坐下又蹦跳跟去。刚一离开,座位便被其他旅客坐下。“人走位空,随缘就好。”我们相视一笑,拎着行李继续“找座之旅”。

“去餐车看看吧。”又一位列车员热心提醒。顺着整洁的过道来到餐车,虽然早已满座,但这份关怀让持站票的我们倍感温暖。一家人折回车厢,见有零星空座,便暂且安顿。窗外层峦叠翠,列车穿行在渝南黔北的崇山峻岭间,令人心旷神怡。

遵义站到,妻子带着孩子走来:“临时座位又没啦。”“不要紧,我们有小板凳呢。”孩子已适应了这“流动的座位”,笑眯眯地跟着妈妈。

抵达贵阳北站,新上车的旅客让我的临时座位也到期了。在连接处找到孩子时,他正坐在地上和新认识的小伙伴看《哪吒》。凭窗远眺,贵阳城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,高铁与高速公路如两道银练在蓝天白云间延伸。

“列车员的专座又空出来啦。”妻子高兴来电。我牵着孩子往回走,遇上列车长,一位干练的年轻人,脸上洋溢着温暖的微笑:“我带你再去餐车看看,那里亮堂,写东西方便。”这份体贴令人感动。

餐车依旧满座,舒适的环境成为站票旅客眼中的“温馨驿站”。“再过两站会有不少旅客下车,您稍等等。”列车长有些难为情,拿出手机查看票务后温和地对我说。

慢悠悠地回到连接处,车速已达299公里/小时。窗外景物如电影画面一帧帧掠过,气温显示31度,隔着车窗也能感受到云贵高原的清凉。孩子吃完泡面,懒洋洋地趴在专座上,妻子带他溜达消食。

“咚”的一声,一位端着餐盘的列车员手机滑落。我与旁边接水的乘客同时喊出声,我还未起身,他已迅疾拾起,朝我们点头致谢,一身铁路人特有的飒爽。

我坐在专座上用手机记录点滴。不时有高大的身影映过来,抬头见是巡视回来的列车员。见我要起身,连忙摆手:“您坐您坐。”我从行李箱中取出小板凳,轻轻靠过道坐下,顺手将行李归置整

齐。

从小在万盛矿山边长大,我对火车怀有特殊的感情。年年岁岁,看它穿梭往来,听它呼啸驰骋,承载无数人的盼望与故事。如今乘坐又快又稳的高铁,虽是一张站票,却丝毫不减我对火车的深情。望着窗外如诗画卷,不禁感叹:“巴适得板!”

盘州站停靠稍久,我随乘客下车,云贵高原的沁凉空气扑面而来,顿觉心旷神怡。站台上,几位笑盈盈的女乘客倚栏拍照,优雅自成风景。

列车继续疾驰。“下雨啦!下雨啦!”孩子兴奋地拉着妈妈从另一节车厢跑来。雨点斜敲车窗“哒哒”作响,风推雨走,雨随风摆,宛如一对调皮姐妹。穿过隧道,山这边竟是阳光灿烂,原来是一场太阳雨。孩子嚷着要手机录口头作文,我们相视而笑,心头暖意融融。

曲靖北站到了,想起列车长的话,我们走向餐车。“箱子不用搬来搬去,下车时拿就行。”再遇热心的列车长。我笑答:“箱子里有‘宝贝’呢。”这次餐车果然有空位,我取出书和本子,一家人在宽大餐桌上如约写起旅途日记。心静之处,皆是书房。

“这就是你说的‘宝贝’呀?”列车长和乘客们都笑了。

“是噻!”孩子举起本子,得意地晃了晃。列车啊,请你慢些跑,容我们的思绪再飞一会儿。这一路,我们遇见的是铁路人的热忱与尽责,感受到的是旅途中的文明与善意。一张站票,让孩子学会了体谅与耐心,褪去了娇气。

天色渐暗,随着“欢迎畅享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’”的信息弹出,列车徐徐减速,昆明站到了,我们一家三口的高铁日记,在餐车暖黄的灯光下,为这趟“一张站票,一路温情”之旅,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:yxsdbjb@163.com

一纸特别的文物收藏证

◎刘畅(重庆永川)

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陈列大厅里,一方玻璃柜中静静躺着一片川渝常见的青纱。它质地轻薄,色调悲怆,在馆中陈列三十余载,每日迎接成百上千参观者的瞻仰。这片看似普通的织物,藏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悲情往事,见证着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,故事催人泪下……

1976年1月9日,寒风掠过长江岸,黑云低垂笼罩大地,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遍神州。江津县朱沱区(1979年3月划归永川)的涨谷小学,党支部书记罗安琴听闻消息,泪水瞬间模糊双眼。这位扎根乡村讲台十余年的教师,悲如潮涌、喉头哽咽。他未曾想到,几天后自己会以特殊方式,为敬爱的总理献上一份质朴的哀思。

1月10日上午,朱沱区革命委员会传来电话通知:江津县革命委员会将于1月15日在江津东门广场举行万人追悼大会,罗安琴代表朱沱区全体师生参会。罗安琴深知这不仅是荣誉,更是沉甸甸的嘱托。出发前夜,他翻出家中最整洁的蓝布衣裳反复熨烫,又将周总理画像轻轻擦拭干净,心中默念:“总理,我一定替师生们送您一程。”

1976年的城乡交通非常落后,涨谷小学距江津县城75公里,需步行、乘船、赶火车、坐轮渡。1月13日午饭后,罗安琴脚踩泥泞土路赶往朱沱码头,搭上东下客船,夜宿朱杨溪火车站。次日上午,他挤上“哐当”作响的绿皮火车抵达德感坝站,登上轮渡横渡长江。寒风刺骨,却吹不散心头悲痛,1月14日下午,历经两天奔波,他终于抵达追悼会报到处。

当夜,罗安琴辗转难眠,总理在新闻纪录片中的讲话、接见外宾的身影不断浮现,痛惜与敬仰交织,几乎彻夜未眠。

1月15日清晨,冬寒料峭,他早早起床,与其他参会者臂缠统一发放、印有“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”的青纱,默默整队等待入场。八点钟左右,高音喇叭突然传来令人心碎的通知:“江津县追悼大会取消。”听到通知,罗安琴愣在原地,身旁代表们或红眼眶或低声啜泣。连日的悲伤、劳累与失眠袭来,他险些晕倒。

返程路依旧漫长,那片青纱却成了他最珍贵的牵挂,此后几次搬家、工作调动,他都将青纱妥善珍藏。每到总理誕生日与忌日,他总会捧出青纱系于臂上,向周总理照片深情鞠躬,以朴素方式寄托无限哀思。

1991年9月,罗安琴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纪念馆在全国征集文物的消息,立刻去信详述青纱的特殊来历与价值。纪念馆高度重视,随即派人调查核实,对青纱的制作工艺、棉布质地、字体字号及颜色蜕变逐一鉴定,确认其意义非凡,决定正式收藏。

1992年3月5日,恰逢周恩来总理誕生日,周恩来纪念馆在万众瞩目下开馆,当日便向罗安琴寄来了具有双重意义的文物收藏证书。

“星陨光犹在,花落香更浓。”珍藏青纱的罗安琴老人已离世十多年。这片珍贵的青纱,浓缩了一段历史,集聚了人民泪如雨下的情感力量,穿透岁月的云烟,引发人们重温这段往事,激荡着永不消逝的历史回音,激发全国人民缅怀周总理彪炳千秋的功勋伟业和峥嵘岁月,终将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,代代相传。